

● 楚云飞等著

共产党员 的自我修养

GONGCHANDANGYUAN
DE
ZIWO
XIUYANG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

楚云飞 曹宪镛 黄京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胜铭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

楚云飞 曹宪楠 黄京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赖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66 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 000

书号 3074·776 定价 1.05元

目 录

理想篇

- | | |
|------|---------|
| 〔3〕 | 志当存高远 |
| 〔7〕 | 生命的追求 |
| 〔11〕 | 跬步和千里 |
| 〔14〕 | 根深叶茂 |
| 〔17〕 | 细胞和肌体 |
| 〔20〕 | 忧乐论 |
| 〔23〕 | 功过观 |
| 〔26〕 | 理想和思想解放 |
| 〔29〕 | 敢为天下先 |
| 〔32〕 | 大道理和小道理 |

思考篇

- | | |
|------|-----------|
| 〔37〕 | 何谓“政治标准” |
| 〔41〕 | 否定“有成份论” |
| 〔45〕 | 领导核心与领导一切 |
| 〔49〕 | “能说会道”新解 |

-
- | | |
|------|-----------|
| [53] | 可否“多劳多得”？ |
| [57] | 从大鱼吃小鱼谈起 |
| [61] | “风格”谈 |
| [65] | “节约”与“浪费” |

学习篇

- | | |
|-------|-------------|
| [71] | 防止精神衰老 |
| [74] | 知识爆炸 |
| [77] | 秉烛精神 |
| [80] | 水滴石穿 |
| [83] | 生活之树常青 |
| [86] | 博学多才 |
| [89] | 既要牛顿，也要莎士比亚 |
| [93] | 放眼世界 |
| [97] | 浅谈法律修养 |
| [101] | 学习的三种境界 |

工作篇

- | | |
|-------|------------------|
| [107] | 领异标新二月花 |
| [110] | 破立论 |
| [113] | 利义观 |
| [116] | 小议“两张皮” |
| [119] | “吃饭于前拉屎于后” |
| [122] | “小气”和“阔气” |
| [125] | “错误人人有份”？ |
| [128] | 升火待发的军舰 |
| [131] | 为实干家一辩 |
| [134] | “舟”与“水”以及“鱼”与“水” |

作风篇

- | | |
|-------|-------------|
| [139] | 赞“忍辱负重” |
| [143] | “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 |
| [147] | 不做“蓬间雀” |
| [151] | 慎独，一种美德 |

- | | |
|-------|--------------|
| [154] | “泥神”可以休矣 |
| [159] | “老调”不妨重弹 |
| [163] | “自满”与“自信” |
| [168] | “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

纪律篇

- | | |
|-------|--------------|
| [175] | “绳墨”的启示 |
| [178] | “守口如瓶”新释 |
| [181]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辨 |
| [184] | “我也不能例外！” |
| [188] | 谈“党内外有别” |
| [191] | 从“解放军不入民宅”说起 |
| [195] | 他被开除出党的教训 |
| [199] | “我行我素”行吗？ |
| [203] | 在诱惑面前 |
| [207] | 班房内外的思索 |

道德篇

- | | |
|-------|-----------|
| [213] | 带头讲职业道德 |
| [217] | 好不好讲“良心”? |
| [221] | 说“度量” |
| [225] | 得理让人 |
| [229] | “孝悌”新说 |
| [233] | 做“真爱”的追求者 |

生活篇

- | | |
|-------|--------------|
| [239] | 生活上向谁看齐 |
| [243] | 生活方式的时代性与阶级性 |
| [248] | 还要不要“艰苦奋斗”? |
| [252] | 说“钱” |
| [256] | “实惠”能不能讲? |
| [260] | 不必与“时髦”绝缘 |
| [264] | 编后 |

理想篇



志当存高远

理想,我国古代叫做志。有志,就是有理想;没有志,也就是没有理想。我国古人是很重视理想的,即使到了“贫无立锥之地”,也要坚持“人穷志不穷”,坚持他们的理想。一个有理想的人,对于“人穷志短”是鄙视的。一个有志的人,或者有理想的人,一般都是超越了个人、家庭的范围,或者为阶级,或者为社会、为国家甚至为世界而奋斗的人。“穷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志当存高远”;可见“志”或者理想总是远大的。

一般人都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思想。这自然不错,但还不够。我国人大代表、北洋军阀卢永祥的长孙卢喆,过去长期受到“左”的错误的打击;一九八一年到美国探亲,住了不久,他就十分感慨地说:“美国的物质生活等于一百,而精神生活等于零!人不是动物,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不久,他就回到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的身边,过着精神充实的生活。可见,人即使和动物区别开来了,如果没有理想,没有充实的精神生活,是和动物差不多的。

人怎么会产生理想呢?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离开社会就没有办法生存。长期的社会生活,即使是原始人也懂得,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护自己的集体。谁要是侵犯了

集体的利益，原始人是不惜为之流血牺牲的。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理想。出现阶级以后，社会分裂，产生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为了维护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想。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就是一位很有理想的革命家。他青年时代当地主的雇工，一天，“尝与人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你）为佣耕，何富贵也！’”陈胜叹了一口气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胜的“鸿鹄之志”，即他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推翻秦王朝的统治，使天下的农民翻身。由于历史条件，陈胜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说的“鸿鹄之志”却流传下来了。今天，我们讲某人有“鸿鹄之志”，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

理想是远大的，也是坚韧的。因为，凡是真正的理想，都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树立起来的。一旦树立以后，就要毕生为之奋斗。所以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这是不错的。在党的历史上，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先烈何止千万。他们头可断，血可流，理想决不可丢。当然，在社会上，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理想的人也不少。这种人，剥削阶级中有，被剥削阶级中也有。他们往往仅仅追逐一己的私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把人民的、国家的利益弃置一旁。这种人，如果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剥削阶级是不欢迎的。王阳明是一位封建阶级思想家，他培养学生也要学生做到“立志”，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如果是被剥削阶级的一员，被剥削阶级也不会欣赏，陈胜不就批评

他那没有远大理想的伙伴为“燕雀”吗？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有它的层次性。在我们社会，有的人有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人有爱国主义理想，有的人有成名成家、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理想。这各种各样的理想，虽然有层次高低之分，但“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想的各个层次中，共产主义理想居于最高层次。这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理想的高峰，是共产党员和一切愿意成为共产党员的同志应该树立的远大理想。

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许多文章都论证过了。但我觉得，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说的一段话，实在应该看作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最深刻的理论描述。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过去，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作了庸俗的解释，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不要劳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必然王国基础上的自由王国。既然是必然王国，当然还得要劳动（进行物质变换），但这种劳动同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同

了。它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而自由王国，则最适合于人类能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就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最大解放。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方面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物质生活条件方面还有许多困难，精神生活条件方面也有文盲、文化水准相当低等困难，又有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干扰。但是，如果一想到我们的远大理想，是实现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最大解放，那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有一句话却说得很深刻：“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同这个“最可怕的敌人”作斗争，将是一个历史任务。我们共产党人要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思想上的障碍作斗争的过程中，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生命的追求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要有所追求。毫无追求的人，是没有的。但是追求什么，却大有讲究。

在《庄子》中，记载了大鹏和斥鴳的一场争论。大鹏一飞就是九万里，而斥鴳这种小鸟，只能在蓬蒿之间飞翔，但它却取笑大鹏，说大鹏有什么了不起呢？后来，陈胜讲的“鸿鹄”和“燕雀”，就是从这个故事演化而来的。在我国历史上，是做“燕雀型”人物还是做“鸿鹄型”人物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的。“燕雀型”人物虽然也有所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无非是使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这种追求说明，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革命者的生命追求，是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生命的追求和远大理想的统一，是一切革命家的特点。只有生命的追求，没有远大的理想，这种追求是渺小的。反过来，只有远大理想而不用生命去追求，那种远大的理想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革命家秋瑾女士当年留学日本的时候，立誓“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表达了她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也要实现推翻清廷反动统治的理想。秋瑾只活了三十一岁，就英勇牺牲了。但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追求和远大理想的统一。无产阶级

革命家陈毅同志在赣南开展三年游击战争，差一点落入敌人的魔爪，但他意气豪迈，慷慨高歌：“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非凡气概，使生命追求和远大理想的统一，达到了高峰。

但是，在革命者的生命追求中，有些同志一度对自己信奉的理想发生摇摆，这种现象有没有呢？也有。一般说来，出现下面三种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有些人对远大理想的摇摆。

第一种情况是，当理想受到亵渎的时候。最典型的是十年浩劫。那时，许多青少年在开始的时候，是怀着“反修防修”，“让红太阳照遍全球”之类的理想参加“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共产主义理想极大地歪曲了。“反修防修”不但无的放矢，而且变成了整人的手段。“让红太阳照遍全球”，这不是鼓吹“革命输出”吗？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广大青少年看清他们的阴谋以后，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共产党员中也有。其中大多数人通过反省、学习，逐渐重新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信念；但也有一些人却感到理想破灭了。其实，原来的所谓理想，本来就不成其为理想。这种“理想”的破灭，表明他们彻底抛弃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思想体系，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再进一步帮助他们重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科学总会使人信奉。

第二种情况是，当理想不能顺利实现的时候。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因而也是必然的；

但在实现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也是必然的。只看到前一个“必然”，忽略了后一个“必然”，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巨大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就会对理想发生动摇。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我国建国三十多年了，成绩很大，波折也很大。如果没有很大的波折，我们国家肯定会比今天富裕得多。许多同志经受各种大的波折，坚定、聪明了起来；但也有一些同志不免灰心丧气：辛辛苦苦干革命，结果是辛辛苦苦犯错误，这样下去，共产主义理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所谓“共产主义渺茫”论，就这样产生了。我们当然不愿犯错误，尤其不愿犯大错误，但共产主义事业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兴事业，要求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古罗马一位快乐派哲学家卢布莱修说得对：“没有能比攀登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攀登真理的高峰。今天，我们党已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正确道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层层迷障、烟雾和曲折，应该只会更加激励我们为实现在这一远大理想而奋斗。

第三种情况是，当理想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战场、刑场的严酷考验，既锻炼出了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吓退了少数苟且偷生的懦夫：有的退出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做了叛徒。在平静的和平建设时期，就没有严酷考验了吗？也有。比如，今天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讲经济效益，要讲物质利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克服平均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做，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共产主义理想也不可能实